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

日本帝國主義陰謀下之滿蒙

北平各界擴大宣傳聯席會議印

日本帝國主義陰謀下之滿蒙

〔日本前首相田中義一之密奏〕



弁言

日寇處心積慮，企圖吞併我滿蒙，已達三十年。茲次突舉大兵，襲擊我軍，不三日而東省衝要地，盡行陷落，屠殺我人民，劫掠我財產，破壞侵占我交通，其橫暴兇殘，惟汨沒人性者始能出之。吾人須認清這并非彼邦少數軍閥之好大喜功，或政府黨制勝在野黨之策略所致。乃是其大陸政策發展必然的結果，斯時彼準備已足，又遇可乘之機，遂不得不冒天下之大不韙，蓋彼邦二年來，經濟恐慌已是達深刻化，生產過剩，物價下落，失業日衆，人民購買力減退，國際貿易也以世界經濟恐慌之故，消售遲滯，呈冷落的悲況，坐是利潤率微小，社會運動又漸趨猛烈化，幾個金融資本閥感焉憂之，思謀解救之方。適當英美等帝國主義主腦國，方爲經濟恐慌所困苦，遍體鱗傷，正在想法割肉醫瘡，沒有力量或工夫去顧到遠東的事；蘇俄則以在華產業建設，未告完成，經濟國防都未臻鞏固，也不欲多管外事；再則東省本國工業，近年日有發展，頗於日本不利。晚近

滿鐵會社營業之衰敗，卽其一例。暴日遂急於趁此東北交通網全部未告完成，葫蘆島築港尙未竣事，毛羽未豐，勢力易摧時，進行大破壞，最後則因我國適逢天災人禍，紛至沓來，災區廣及十六省，災民數逾五千萬，民生困頓，已達極點，救死未遑。益以干戈未定，海內未一，實予暴日以千載一時之機，可知這次倭奴入寇，絕非偶然的。若從其入寇的根本理由言，則島國地狹民稠，人口增加年逾九十萬，食糧深感不足，工業原料品也極缺乏。且時至今日，日本經濟已進至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尤需有一個獨立的投資地，而此種種日本所需的條件，滿蒙概已具備，且在國防上言，滿蒙爲朝鮮屏藩，滿蒙而歸日有，則朝鮮安如泰山，蘇聯則受極大威脅，暴日建立大陸帝國的雄心，也可得酬，由是觀之，倭寇之滿蒙侵略政策，不但絕無放棄之望，且必日趨積極，可斷言也！

我們現在把田中義一呈日皇奏章的積極侵略滿蒙政策翻印出來，其用意簡單說來有下列二點：

一、這種積極侵略滿蒙政策，絕非田中一二人的私言，也非只政友會一黨的政策，乃

是整個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二、這次暴日入寇我國，就是田中義一對滿蒙政策的實行，即使這次不能完全貫徹，必有捲土重來的一天。

現在總把地加以比對，田中奏章要點，究何如乎？一，人口及食糧之調節，二，資源之攫取及實業之投資，三，滿蒙鐵路之建築——具經濟的及軍事的目的。四，建立東亞帝國，自「九一八」事起，不數日之間，我東省吉洮等四路，即爲日本所佔據，而吉會路，以具經濟軍事上的重要性，白寇自占據後，即急亟建築。並竭力煽惑一般愚民漢奸，企圖建立滿蒙保護國。幸大多數人民，尙知廉恥，其志遂以不逞，然其心固未曾死息也。至一二兩項，其實行是必然的，惟非咄嗟之間所能實現罷了！

讀者們你們讀了田中義一這件奏章，再舉目看看今日倭寇在東三省的行動，心中起何種感想？你們一定是深切的感到，日寇的侵略中國，是縝思周慮而出，其政策是一貫的固定的，苟其既有經濟組織不變更，政治制度莫由摧毀，則其對華侵略政策，也沒有

弁 言

放棄的一天。故我們之抗日方策，也要是根本的一貫的和永久的。

四

田中首相致宮內大臣一木喜德請代奏明積極政策函

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內閣總理大臣 田中義一署名

外務大臣 田中義一副名

鐵道大臣 大藏大臣 副名

宮內大臣 一木喜德殿

對滿蒙積極政策執奏之件

歐戰而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及經濟，皆受莫大不安，推其原因，無不因我對滿蒙之特權，及確得之實利，不能揮發所致。因此頗煩陛下聖慮，罪大莫逃。然臣拜受大命之時，特賜對支那及滿蒙之行動，須堅保我國利權，以謀進展之機會云云。聖旨所在，臣等無不感泣之至。然臣自在野時，主張對滿蒙積極政策，早極力欲使其實現，故爲東

方拓開新局面，造就我國新大陸，而期頒布昭和新政。計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共十一日間，招集滿蒙關係之文武百官，開催東方會議，對於滿蒙積極政策之議定如左。煩祈執奏，謹此依賴。（以下略）

御奏章

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引率羣臣，誠惶誠恐，謹而伏奏我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之件。

對滿蒙之積極政策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廣袤七萬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萬人，較我日本帝國國土（朝鮮及臺灣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止有我國三分之一，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其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亦無其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藉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鐵鋼，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

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且名雖爲半官半民，其實權無不操諸政府。若夫付滿鐵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行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會社，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可知我對滿蒙之權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無如歐戰以後，外交內治，多有變化，東三省當局，亦日就覺醒，起而步我後塵，以得寸進尺之勢，而謀建設其產業之隆盛。進展之迅速，實令人驚異。因而我國勢力之侵入，遽受莫大影響，惹出多數不利，以致歷代內閣對滿蒙之交涉，皆不能成功。益以華盛頓會議成立九國條約，我之滿蒙特權及利益，概被制限，不能自由行動，我國之存立，隨亦感受動搖。此種難關，如非極力打開，則我國之存立，既不能堅固，國力自無由發展矣。矧滿蒙之利源，悉集於北滿地方，我國如無自由進出機會，則滿蒙富源，無由取爲我有，自無待論。即日俄戰爭所得之南滿利源，亦因九國條約而大受其制限。因而我國民不能源源而進，支那人民反如洪水流入，每年移住東三省者，勢如萬馬奔騰，數約百萬人左

右；甚至威迫我滿蒙之既得權，使我國每年餘剩之八十萬民，無處安身，此爲我人口及食料之調節政策計，誠不勝遺憾者也，若再任支那人流入滿蒙，不急設法以制之，迄五年後，支那人必增加增六百萬人以上，斯時也。我對滿蒙又增許多困難矣。

回憶華盛頓會議，九國條約成立之後，我對滿蒙之進出，悉被制限。我國上下，輿論嘩然。大正先帝陛下，密召山縣有朋及其他重要陸海軍等，妥議對於九國條約之打開策，當時命臣前往歐美，密探歐美重要政治家之意見：僉謂成立九國條約，原係美國主動，其附和各國之內意，則多贊成我國之勢力，增大於滿蒙，以便保護國際之貿易，及投資之利益。此乃臣義一親自與英，佛，伊，等國首領面商，頗可信彼等國對我之誠意也。獨惜我國乘彼等各國之內諾，正欲發展其計劃，而欲破除華盛頓九國條約之時，政友會內閣突然倒坏，致有心無力，不經實現我國之計劃。言念及此，頗爲痛嘆。至臣義一向歐美各國密商發展滿蒙之事，歸克上海，在上海波止塲，被支那人用炸彈暗殺未遂，誤傷米國婦人，此乃我皇祖皇宗之神祐，方克義一身不受傷，不啻上天示意於義一，

必須捧身皇國，爲極東而開新局面，以新興皇國而造新大陸。且東三省爲東亞政治不全之地，我日本爲欲自保而保他人，必須以鐵與血，方能拔除東亞之難局。然欲實行鐵與血主義，而保東三省，則第三之阿美利加，必受支那以夷制夷之煽動，起而制我。斯時也，我之對美角逐，勢不容辭。更進而言之：依臣義一在上海波止塲，受支那人爆炸之時，轉傷美人性命，而日支使安然無事，則東亞之將來，如非以如此作去，我國必無發展之希望。向之日俄戰爭，實際就是日支之戰，將來欲制支那，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爲先決問題，與夫日俄戰爭之意，大同小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爲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若夫華盛頓九國之條約，純爲貿易商戰之精神，乃英美富國，欲以其富力征服我日本在支之勢力。即軍備縮少案，亦不外英美等國，欲制限我國軍力之盛大，使無征服廣大支那領土之軍備能力，而置支那

之富源，於英美富力吸收之下，無一非英美打倒我日本之策略也。顧如民政黨等，徒以華盛頓九國條約爲前提，盛唱對支貿易主義，而排斥對支利權主義，皆屬矯角殺牛之陋策，是亦我日本自殺之政策。蓋貿易主義者如英國，因有強大之印度及濠洲，爲之供食料及原料；亞美利加者，因有南美加那大等可爲伊供給食料，及原料之便，則其餘存之力，可一意擴張支那貿易，以增其國富。無如我國之人口日增，從而食料及原料日減，如徒望貿易之發達，終必被雄大資力之英美所打倒，我必終無所得。最可恐怕者，支那民日就覺醒，雖內亂正大之時，其支那民尙能勞勞兢兢，模仿日貨以自代，因此頗阻我國貿易之進展。加之我國商品，專望支那爲顧客，將來支那統一實現，工業必隨之而發達，歐美商品必然競賣於支那市場，於是我國對支貿易，必受大打擊，民政黨之所主張，順應九個國條約以貿易主義，向滿直進云云者，不啻自殺政策也。考我國之現勢及將來，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須以積極的對滿蒙強取利權爲主義，則以利權而培養貿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業之發達，亦可避歐勢東漸策之優，計之善莫過於此。我對滿蒙之利

權，如何真實得於我手，則以滿蒙爲根據，以貿易之假面具，而風靡支那四百餘洲。再以滿蒙之利權爲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島，以及小中亞細亞，及歐羅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况最後之勝利者，賴食糧；工業之隆盛者，賴原料也；國力之充實者，賴廣大之國土也。我對滿蒙之利權，如以積極政策而擴張之，可以解決此種種大國之要素者，則勿論矣。而我年年餘剩之七十萬人口，亦可以同時解決矣。欲具昭和新政，欲致我帝國永久之隆盛者，唯有積極的對滿蒙利權主義之一點而已耳。

(一) 滿蒙非支那領土

茲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特殊區域。我矢野博士，盡力研究支那歷史，無不以滿蒙非支那之領土，此事既由帝國大學發表於世界矣。因我矢野博士之研究，發表正當，故支那學者無有反對我帝國大學之立說也。最不幸者：日俄戰爭之時我國宣戰布告，明認滿蒙爲支那領土；又華盛頓會議時，九個國之條約，亦認滿蒙爲支

那領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認支那爲二主權。因此種之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以如支那之過去而論，民國成立，雖唱五族共和，對於西藏新疆蒙古滿州等，無不爲特殊區域，又特準王公舊制存在，則其滿蒙領土權，確在王公之手。我國此後如有機會時，必須闡明其滿蒙領土權之真相，與世界知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古，以新其大陸。且內外蒙既王公舊制爲治，其主權明明在王公手中，我如欲進出內外蒙古，可以與蒙古王公爲對手，而締結利權，便可有餘裕綽綽機會，而可增我國力於內外蒙古也。至對南北滿權，則以二十一個條爲基礎，勇往邁進，另添如左之附帶利權，以便保養我既得可永久實享其利。

一，三十年商租權期限滿了後，更可自由更新其期限，並確認商工農等業之土地商租權。

二，日本人欲入東部內外蒙古居住，往來及各種商工業等皆可自由行動，及于出入南北滿時，支那法律須許其自由，不能不法科稅或檢查。

- 三，在奉天吉林等十九個所之鐵，及石炭礦權，以及森林採取權獲得之件。
- 四，南滿及東部蒙古之鐵道布設，並鐵道借款優先權。
- 五，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及教官傭聘等，增聘以及聘傭優先權。
- 六，朝鮮民取締之我警察駐在權。
- 七，吉長鐵道之管理經營，九十九年延長。
- 八，特產物專賣權，及輸送歐美貿易之優先權。
- 九，黑龍江鑛產全權。
- 十，吉會長大鐵路敷設權。
- 十一，東清鐵路欲向俄收回時之借款提供特權。
- 十二，安東營口之港權，及運輸聯絡權。
- 十三，東三省中央銀行設立合辦權。
- 十四，牧畜權。

其毛反亦可供我不足之用。待時期一到，則內外蒙古均爲我有，因乘其領土權未甚明瞭之時。且支那政府及赤俄，尙未注意及此之候，我國預先密扶勢力於其地，如其內外蒙古之土地，多數被我買收之時。因時也，是蒙古人之蒙古歟？抑或日本人之蒙古歟？使世人無可辯白，我則藉國力以扶持我主張，而實行我積極政策也。我國對於蒙古之施爲，因欲實行如上之政策，按本年起由陸軍秘密費項下，抽出一百萬元以內，急派官佐四百名，化裝爲教師或支那人，潛入內外蒙古，與各舊王公實行握手，收束其地之牧畜礦山等權，爲國家而造成百年大計。

朝鮮移民獎勵及保護政策

朝鮮自與我合併以來，雖可一時小康，無如歐戰後，美大總統提倡民族自決，如天來之啓示，以動弱小民族，而朝鮮民心，亦爲所煽。其不穩空氣，充滿鷄林八道，乘滿州警察之不完全，彼等不逞鮮民，遂以滿洲爲策源地。又幸滿蒙到處皆有豐富利源，以安朝鮮移民，因之日移日衆，至今日在東三省之朝鮮民，幾及百萬有奇。如此之現像，爲

帝國對滿蒙之利權，不求而可自得，真可謂國家造成莫大幸福。而帝國對滿蒙之國防上，經濟上，添加無數勢力，爲鮮民統治上，顯出莫大曙光。然朝鮮民移住東三省之衆，可爲母國民，而開拓滿蒙處女地，以便母國民進取。且亦可藉朝鮮民爲階段，而可與支那民連絡一切，一面利用有歸化支那國籍之鮮民，盛爲收買滿蒙水田地，而另由各地之信用合作，或銀行，或東拓會社，或滿鐵公司，通融彼等有支那籍之朝鮮民，以資金而作我經濟侵入之司令塔也。亦可作我食料之增產，以救國危，是亦新殖民地開拓之一機會。其歸化之朝鮮人，名雖爲支那之歸化民，不久仍然歸復爲我國民，爲南美加洲之歸化日本人，悉異其旨也。無故只因一時之便宜，而歸化爲支那民耳。按在滿蒙之朝鮮人，如擴張至二百五十萬人以上者，待有事之秋，則以朝鮮民爲原子，而作軍事活動，更藉取緝爲名，而援助其行動。加之鮮民中之在滿蒙，有歸化爲支那民，而亦有未歸化者，斯時事到之日，是支那籍之朝鮮民作亂，抑或日本籍之朝鮮民作亂，可以懸羊頭賣狗肉之方策，而付之。然我國雖可利用朝鮮人，如此之行動，亦不可不備支那政府之利用朝

鮮人制我也。如論滿蒙係支那之政治區域，是亦我國之政治區域，彼東三省政府，如敢以利用朝鮮民而制我，我則用兵之機會，可以急速矣。最可恐懼唯赤俄耳！唯恐支那方面，利用赤俄魔手，煽動朝鮮民之時，則我國之思想一變，國難立至。故現內閣對此，無不充分警戒，以防其未然。加之我國如欲開拓新大陸，對朝鮮民之保護及取締，更須嚴重一層，故依三矢之條約，許我遍設警察署於北滿各地者，更大為擴張，充備警察力，以便懷柔朝鮮民，及援助鮮民之急進；另以東拓及滿鉄附隨其後，助鮮民之經濟及金融。他如進入內外蒙之朝鮮民，其資金按由東拓，特別通融，以便藉朝鮮民之力，而開拓內外蒙古，及把握其商權也。按朝鮮民之侵入滿蒙，為帝國之國防上經濟上最有密切關係明矣。此後必須由政府極力助其完成，以期為帝國造成新機會，殊如我石井，與蘭辛之協定。我帝國在滿蒙之特殊地位，既於華盛頓會議時放棄，幸得朝鮮人移住日多，現既及百萬餘人，且放資日大，因此我雖放棄石井蘭辛條約協定之特權，亦可藉朝鮮民住之新問題，而恢復其特權於滿蒙，如有如此之實情，我再恢復其特權，依法理上在國

際必無人敢反對我國之行動也。

新大陸開拓與滿蒙鐵路

交通者，乃國防之母，是戰勝之保險公司，亦是經濟之堡壘也。按支那全國鐵道，僅七千二百哩，在滿蒙既有三千哩矣，居其全數之四成。按滿蒙土地之廣，產物之巨，雖有鐵道五六千哩，亦不足其用。加之我國所挾殖之鐵道，多在南滿，而爲富源之北滿，尙未多可及，殊爲遺憾。加之南滿各地，支那民族頗多，其國防上，經濟上頗不利於我。然我國如欲開拓其富源，及堅固其國防者，必須極力建築北滿鐵道，依其鐵道之開通，可移多數國民於北滿，以便掣肘南滿之政治及經濟，而可強固我國國防，以奠定東亞大局。加之南滿鐵道既成之線路，多以經濟爲目的，致缺少循環線路，頗不利於戰時之動員，及軍需之運搬，此後必須以軍事爲目的，建設滿蒙大循環線，而可包圍滿蒙中心地，以制支那之軍事，政治，經濟等等發達，亦可防杜俄勢之侵入，此乃我國上新大陸造成上，最大必要之關鍵也。

如以現在滿蒙之鐵道有二大中心點：一曰東清鐵道，二曰南滿鐵道，其支那之自設鐵

道，依吉林省政府經濟之餘裕，不久必能現成一大勢力之鐵道。且合之奉天及黑龍江之財力而論，其支那鐵道之勢力，不久必駕我南滿鐵道之上，當能現出激烈之競爭。幸其奉天之經濟紊亂，我如不供其救濟，彼確無力可恢復，我則利用此期時，勇往邁進，達我鐵道目的而後止。且我如用力煽動之，其奉票降價必不知其止，奉天政府，必成赤俄財政之第二，確可拭目以待，從而彼必無力可開拓滿蒙也。唯東清之勢力，頗難打倒。不幸其所成之路線，與我南滿之鐵道線，同爲丁字形。如以丁字形而論，雖爲便利，唯軍事上之進行，頗爲不便。倘支那新設之鐵道，如欲培養於東清路者，必須與其平行爲妙，則用起西而向東，以我南滿鐵道之中心，而論其新設之支那鐵道，必須使其由北而向南；如以支那自身之利益而論，以亦由北向南，確有大大便利，因此與我無甚抵觸。幸亦俄勢力日衰，既無力可進出滿蒙，此後支那之鐵道建築，必然須聽我日本之指揮而無疑。豈料奉天政府，邇來皆以軍事的見地，而開通打通路，及吉海路。然在支那政府，雖不曉經濟的，而專以軍事的建築打虎山至通遼，及吉海路者，在我國則因此二路之

完成，其對滿蒙之國防，及經濟頗受多大之打擊，而南滿鐵道之利益，亦頗受損，是故向支那提出強硬之反對也。然此二路之被支那所完成者，初因出先官憲，及滿鐵當局等誤算，奉天政府乏力可及，此故事前未甚注意，及後欲強阻之，其路線既成矣。加之又有米國人，利用英國資本家，欲投資開築葫蘆島港，因此第恐支那政府受迫，將打通吉海二線，牽入英美資金，反增長我在滿蒙之勁敵，故付之似有似無，唯待有機會時，而再向支那政府解決打通吉海二路問題也。

拾開奉天政府之計劃，欲由打虎起，至通遼，更至扶餘，而至哈爾濱爲終點，使在北京出發，不由南滿及東清二路，由自己之路綫，而可達北滿之哈爾濱；更爲最惡人之計劃者，由奉天起點，經海龍，由海龍而至吉林，經五常而至哈爾濱。依如上之計劃，用左白二綫包圍我南滿鐵道，而我南滿鐵道，受支那此二綫之包圍，幾成爲小區域，因之我對滿蒙支那政治經濟之發展，悉被制限及縮少，與華盛頓九個國條約，雙方實行制我伸張國威於滿蒙。按此二路如完成，我南滿鐵道幾成爲無用長物，其南滿鐵道公司，必

然多大恐慌。檢討支那今日之財政，如無外債之借入，必然無力可及此。如果自有財政可及此，而成此二大鐵道者，如吉林經奉天，或扶餘開通經通遼，而至連山，其運費必比利用南滿鐵道更貴。如以此點而論，我國雖可安心，萬一將來此二大鐵道告成，支那政府特以經濟爲主眼，一如東清路特別減其運費，以與我南滿路對抗之時，不惟我國必受莫大之損失，而對東清路，亦一不可忽視之大事也。日俄兩國，斷不作視支那鐵道之跋扈殊如東清鐵道之於今日，以齊齊哈爾及哈爾濱爲收入之大宗，如支那此二大鐵道完成，或大寶興安達之路完成，比我南滿鐵道更受其慘，其東清之苦痛，必然巨大而無疑。更將滿蒙鐵道競設之概略而言；支那則欲設索倫至洮南鐵道，吉林至哈爾濱鐵道。亦俄所欲建設者，安達至伯都納鐵道。一面坡至五常至伯都納鐵道吉林至海林鐵道，興凱湖之密山至穆陵鐵道。以上之計劃，無不欲培養東清鐵道，而發揮其帝國主義，其新設之方，多以西東故也。蓋亦俄雖衰，其滿蒙進出，仍然不怠，其一舉一動，無不阻我進出，而禍南滿鐵道。我對赤俄之進出，非盡力防避不可。必須藉奉天政府爲楔子，而阻

其勢力南下。我第一着手，藉防赤俄南下爲題，以得寸進尺方法，而強進北滿地盤，以便攫取其富源，南可制支那勢力之北上，北可制赤俄勢力之南下，如欲與赤俄之政治或經濟之角逐者，必須驅支那爲前驅，我只可督支那於背後，以防避赤俄勢力之伸張，而我方另以秘密方法，與赤俄提攜，而制支那勢力之增長，而免妨害我滿蒙之既得權。加藤內閣時，我後藤新平唱日俄外交恢復，迎請越多飛俄使入國之目的者，大半因欲利用俄以制支那之目的也。然東清鐵道，與我南滿鐵道，雖有約束，按滿蒙之出產物運送以五十五分歸南，以四十五分歸東。然東鐵及南滿兩路，雖有如此之契約，而各用公然秘密方法，而特減其運費，因此我南鐵頗受莫大危險及損失。

更考察赤俄向我秘密宣言，謂露西亞與支那國境，不幸生成弓形，雖不欲侵人之國土，但因弓形，以北地寒物稀，確無敷路之價值，不得不把守東清，分些利益，故東清路斷不能放棄。加之俄國在太平洋唯一之港，如海參崴者，因有東清路而得存，如東清路放棄，則海參崴港亦不得不放棄，與俄國放棄太平洋同也。赤俄主義如此，益爲我國之

不安。而我國之於滿蒙，如徒賴南滿鐵道，必不能滿足。依我進出之將來，及現狀計，南北滿鐵道，非全收歸我手不可。殊如大富源之北滿，及東蒙古方面，可爲我發展之地頗多，且頗有利。而南滿之將來，支那漢民族之日增，其政治及經濟頗不利於我，故不得不急進北滿地盤，以計國家百年之隆盛。如赤俄之東清路橫於北滿，天地對我之欲造成新大陸，頗有所阻害，我國之最近將來，在北滿地方，必須與赤俄衝突。斯時也，我仍以日俄戰爭，依樣葫蘆，攫取東清路以代南滿鐵道，以攫取大連代林。因北滿之富源，我國再與赤俄一角逐於滿蒙曠野者，實爲國運之發展上勢所難免。蓋此難關如不打破，我對滿蒙之暗礁，必定難除。在現下之狀勢，向支那要求各軍事重要之鐵道，待鐵道完成之時，北滿可能及之地，我則傾力以進，赤俄必然前來干涉，及破壞，斯時也，就是我與赤俄衝突之秋而無疑。

我對滿蒙鐵道，急欲實現完成者如左：

通遼熱河間鐵道

日本帝國主義陰謀下之滿蒙

本線延長四百四十七哩，約須建設費五千萬元，此鐵道如完成，我欲開內蒙古，可與一大貢獻，在滿蒙鐵道中，以此線最有軍事及經濟之價值。如以內蒙古全體而論，依我陸軍省滿蒙會社等，派人詳細之調查，其數既及十回矣。在內蒙古之地內，頗多可耕水田之地，如加以人工的施設，將來至少亦可容我國民二千萬之額；而其內蒙古所產之牛，有二百萬頭，我國將來藉此鐵道之便，可以取之爲食料，及加工輸出歐美。他如羊毛者，爲蒙古之特產品，我國之羊，每年每頭只可取二斤毛，如蒙古羊之產毛，每頭每年可產六斤之額。我南滿鐵道公司，試育至再無不盡，然而其毛質比之濠洲種毛，更優良數倍，其價格之賤，生產之多，品質之優良等可爲在世界上暗室中之大富源。我如可執掌其鐵道，極力以擴張之，至少比之今日可增加十倍之產額。蓋如此之富源，尙未敢被世界知道，以防欠毛國之英美，與我競爭，故我必須先掌其交通權，然後極力擴張蒙古羊毛，使他國知之而無如我何。按通遼至熱河之路，如歸我手，我國之羊毛，可以自給自足，又可加工毛製品，輸販於歐美。且如欲完全與內外蒙古王公握手，非賴此鐵道不

可，如以我日本之腕欲開拓蒙古者，非此鐵道不可。蓋我帝國對內外蒙古之浮沉，盡在此路線而已耳。

洮南至索倫鐵道

此鐵道延長百三十六哩，建設費須一千萬元。按帝國之將來，必須再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此路如成，則我南滿之軍兵，可由此路線而迫赤俄陣後，亦可阻止赤俄增軍於北滿之用。即以經濟而論：此鐵道可壓取洮兒河流域之富源，用以培養南滿鐵道。他如既與我接近之札薩克圖王府，及圖什業圖王府等，亦可利用此路，以保我帝國勢力，以便開拓其土地。按我國之欲與內外蒙古王公握手，收買其土地，鑛山，牧畜，商業等，以備將來有用之機會，專賴此鐵道而侵入，此內外蒙古利用通遼熱河線，而侵入南蒙古，以便南北相呼應，待其產物發展之時，我則依此二線，而遠入外蒙，以發展我國運於無窮。然洮索線完成最有利害者，第恐引誘支那移民，多數侵入蒙古，因之必破壞我對蒙古之積極政策，豈非第二之南滿鐵道，徒爲支那人造福乎？幸其沿線之鑛山，及土地

，皆爲蒙古王公所有，我如預先買收其所有權，則欲排斥支那人民之侵入，何患無法乎！他如蒙古王公者，我可以強制力，令其發布預防支那民侵入之法律，使支那人侵入蒙古時，不能安全生業，自然必能遠去。尙有其他方法頗多，我如極力防之，則支那人之跡，不能印於蒙古地方矣。

長洮鐵道之一部鐵道

此由長春至扶餘大賚，則長春至洮南間長百三十一里，建設費約千一百萬元，此鐵道之計劃，爲經濟上最有益之鐵道。蓋滿蒙之富源，悉集北滿，此鐵道如成，我對北滿之進出，頗爲便利，且可打倒東清鐵道，而培養南滿鐵路利益。又有松花江上流，其農產物頗多，可耕地頗鉅，而大賚附近有月亮泡，可興水電。按終來此長洮路之一部分，必然成爲工業農產加工之大區域，待此綫路成後，則由大賚而至洮南，由大賚而至安達，由大賚而至齊齊哈爾，分展三叉綫路，以攻西比利亞路綫，定可攫取北滿之富源，亦可作黑龍江進出之第一步。加之長春至洮南，長春經扶餘，大賚至洮南，共成爲小循環

綫，爲軍事上最妙之交通。我如欲進出蒙古，則此小循環之鐵道，不可不速成，而此長洮綫沿路，地廣人稀，其土地之沃肥，雖五十年間不下肥料，亦不恐無可收成。此鐵路如可執在我手，則北滿及蒙古之富源，盡爲我有矣。其沿綫地之可容我國移民者，至少亦可居二三千萬民之多。至將來吉林之敦化，與我朝鮮會寧路連絡，開通之時，其蒙古及北滿之富源，我可一直綫而到東京及大阪，待有事之秋，我由東京方面出師，經日本海，一路直至北滿及蒙古，其支那之陸軍，必無力可突破。北滿地方，在日本海之交通，美俄之潛水艇，必無力可入我朝鮮海峽。蓋我日本，唯望吉會長大二路速成，則食料及原料，便可自給自足，不論與誰戰，皆可自由自在。斯時也，我之對滿蒙交涉，不論何事，支那政府懼我設備之周至，必然畏我而從我，如欲完成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劃者，唯此吉會長大二路綫之成功而已耳。然長大鐵道如成，不惟可以培養南滿路以日致富，即長大路自身，亦有致富之望，此長大路爲滿蒙經濟發展上，最大必要之積極政策也。

吉會鐵路

吉林至敦化之間，鐵路之建設現既成功，敦化至會寧間之道路，尙未實現，雖會寧至老頭溝，有二尺六寸之狹軌，路綫實不足新大陸，及經濟發展之用，此改築費，須八百萬元，而敦化至老頭溝之建設費，按一千萬圓，二者共須二千萬元巨款。按此鐵道如成就，是我新大陸之成，從前欲往歐洲之人，須經大連或浦鹽二港，今則由津津港經會寧，而入西比利亞鐵道，可赴歐洲，不啻東洋之交通大動脈，將來不論人或貨，皆須經由我地，斯時也，我把此交通大動脈之權，可以無客氣，侵略滿蒙，實行明治大帝第三期滅亡滿蒙之計劃也，如斯就是大和民族征服世界矣。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爭服臺灣，第二期爭服朝鮮等，皆既實現，唯第三之滅亡滿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則異服之南洋，及亞細亞全帶，無不畏我服我，而仰我鼻息云云之大業，尙未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按吉林省合奉天及黑龍江一部分，我古歷史稱爲「肅慎」民族，則今繁殖於沿海洲黑龍江畔豆滿江流域等者是也。其民族之沿革，古稱爲古來，肅慎，穢獫，把婁，沃沮

契丹，渤海，女真等，其興廢多種多樣，良莠不齊，我國清正公，進擊會寧及間島，其愛新覺羅亦起於寧安附近，先平定敦化間島，珲春地方爲起源，遂定大清天下三百年之基礎，吉林歷史如此，按欲造成我新大陸，以開極東之新面目者，我如不先造勢力於吉林地方，必不能征服滿蒙，從而不能征服世界矣。故以吉會路之完成，即我昭和新政之成，新大陸之成，即征服亞細亞洲之成功，不啻爲我國策上最有重大之路綫，是亦國益產生之重路綫也。

吉會線乃我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樹立

吉會路之終點，爲清津乎？羅津乎？雄基乎？均可由我自由自在，依時制宜，而常其變換。以現勢之國防而論，以羅津唯一無二之良港爲終點，終可爲世界貿易良港，一面可粉碎赤俄之浦鹽港，一面可集北滿之豐富物產，以挽滿蒙之繁榮，於我國地域。且大連港非我領土，如滿蒙尙未爲我新大陸之時，其經營上之施上，頗多費手。萬一最近時期中實現戰爭之時，我日本須求滿蒙之富源，當由大連爲出口，如敵艦由對馬及千島兩

海峽封鎖之時，我則不能攝取滿蒙之富源，終必爲戰敗國，殊如歐戰後之美國與英國暗合，每一舉一動，而欲帝制我國對友之施爲然。我國爲獨立計，不得不與美一戰，以警示支那及世界。且美有呂宋艦隊，與我對馬千島，乃一葦水之遙，朝發夕至。如以潛水艦而遊曳於我對馬及千島之間，則滿蒙食料及原料，必不能供我益我。如吉會路可成，在南滿北滿與朝鮮成爲大循環綫路，其長春至洮南，長春至大賚，大賚至洮南，成爲小循環綫路，可以四通八達，利我軍旅之食料原料運輸之便，是北滿富源之征服，亦可確定矣。且其北滿之富源，經吉會路越海而運至我敦賀新瀉等港者，敵潛水艇，必無有力，能侵入我朝鮮及日本海峽，從而戰時之交通經濟等，皆可自由及獨立，所論日本海爲中心之國策者此也。夫如是，戰時之食料及原料可足，則美國雖有雄大之海軍，支那雖有多衆之陸軍，亦俄雖有衆多之軍兵，終必無如我何，亦可制朝鮮民在戰時抗我制我，且我固必須實行新大陸政策，故非急成吉會路不爲功。蓋滿蒙爲極東政治未完成之區域，我國終須再與赤俄角逐於北滿平野者，就以吉林爲中心也，到時欲實行明治大帝第三

期遣策之時，則以福岡廣島二地，國軍由朝鮮而入南滿，以制支那軍之北上；由名古屋關西地方之國軍，取敦賀海路而進清津，經吉會路而入；北上另以關東地方之國軍，由新瀉出港直至清津，或羅津，仍依吉會路而猛進北滿地方，另以北海道仙臺各地之國軍，由青森及函館二港爲出口，而急進浦鹽，佔領西比利亞鐵道，以直至北滿哈爾濱，而南下直迫奉天，及占領蒙古等地，亦可阻俄軍之南下；終與關西軍福岡及廣島軍三面會合，分派爲兩大軍，南則把守山海關以防支那軍北上，北則把守齊齊哈爾，以阻赤俄南下，則滿蒙之食料及原料等，皆可聽我自由取用，可依吉會路而運內地。夫如是雖戰十年，我亦不恐食料及原料有不足之憂也，更將其吉會路完成，與我內地之距離，如左。

由清津起點至浦鹽一百三十哩。

至敦賀四百七十五哩

至門司五百哩。

至長崎六百五十哩。

至釜山五百哩。

如以北滿之富源，運至我大阪工業地而論，以敦賀爲着到港，與大連比較所差時間如左，長春至羅津，再至大阪陸路四百六哩，海上四百七十五哩，共費時間五十一時間，（大阪長春間）

長春經大連至神戶，入大阪者，陸路五百三十五哩，海路八百七十哩，共費時間九十二時間。

扣除以外長春經大連，由神戶至大阪，比之由吉會路經敦賀至大阪，加有四十一時間之多，於此足見吉會路之軍事上經濟上之大有價值矣。

依以上計算法，鐵道每時間三十哩，海上一時間十二哩，計算如用快走船，及快車者，可折其半也。夫滿蒙者，爲極東之白耳義歐洲大戰，獨逸蹂躪白耳義以成功終來之日俄日美戰事，我國非蹂躪滿蒙，必不爲功。且我國欲實行新大陸計，不得不破壞滿洲之中立地爲戰場，是故不得不整備吉會長大二路，以作武裝的之充實，增強大之國防勢力。

，進而可以依吉會路交通之權，可以最短時間，盛移民千萬於彼地，以開拓其水田，而充我人口及食糧問題之用，亦可防避支那移民之侵入。夫吉會路者，真可爲日本致富之路線，是亦日本武裝之路線也。

吉會路工事之天然及其附帶利權

欲完成吉會路之工事者，必須乘其減水期，一氣而成方可，且因欲節約其工事費，其山皆爲花崗石，必須用新式之鑿岩機，以速成其四十分之一，均配隧道。至建設上應用之木材，在該沿路皆有。其他如砂利石等，沿路皆有產生，而蛟河附近，有產石炭，且有磚塊原料土，可在附近，自製磚塊，以供建設之用。然欲完成吉會路者，我只運往土敏土，及軌條車母客貨車而外，皆可在地取用，真可爲天然之鐵道工事也。依四圍之狀態，皆可依預算額，七折便可完成吉會路全段。而工事期日，亦可依預算日六折之期間，便可以完全成功。更將其沿線之利權而言，乃吉會路如成，皆可自然附隨，爲我國之權益者，如吉林至會寧間，在敦化方面之木材產額，依我參謀部與南滿鐵路之調查，確

有●二●億●萬●噸●之●巨●，每年按伐採百萬噸，由吉會路輸入我國，則二百年之間而續伐之，確不恐其盡此雄大之森林，足可救我日本二百年間，不受木材饑饉之危，亦可驅逐米國產松材輸入我國也。我國現時，每年消用米國木材，約須八千萬元，至一億二十萬元，在該吉林有如此之森林，我國雖詳密調查至再，皆不敢公表世界，因恐米國每年供我如此多額之木材，如被赤俄或支那知我利用吉會路線，欲開伐吉林島間之大材庫之時，必欲煽動美國，出面干涉，我吉會路之成，亦恐美國材木家，必能以重金收買奉天政府，先買定其吉林森林權，以保其美國材木，對我輸出之保護策，亦可制東亞木材之權能，不啻制我製紙界之死命。故我國既將其調查之真相，不敢公表於世界矣。按●吉●林●之●森●林●，前●清●乾●隆●全●盛●時●代●，就●號●為●樹●海●，係●至●今●日●數●百●年●，未●入●斧●伐●，足●見●其●森●林●之●巨●大●也●。

按以現時，如經由長春大連至大坂之森林木材，共遠有一千三百八十五哩之遙，每一立方尺，自吉林至大坂，須費運價三角四分，因運費之巨，且產額不能多，故不能與美國木材競爭。如吉會路完成，則吉林木材，至大坂只七百餘哩，每一立方尺木材，只需運

費一角三分而已。如此之便宜，必可打倒美國木材，而無疑。且吉林之森林，如以最少爲二億萬噸而計算，每噸得利益五元而論，則吉會路之成立，我國可不勞而得十億萬元之森林利權，且可防杜美國木材入國，而我國民得此賤價之吉林良木材，則加工爲器具，及藝術工業品，或化學製紙之用者，至少每年亦可增長國際利益二千萬元之多也。另有新邱大炭礦，其埋藏量，有十四億噸之多，其質駕撫順炭之上，而土層多爲硬石質所成，頗便於開採，且頗合該炭抽收之用，我可取之爲抽收煤油，農肥化學各用藥，以供我用，及可擴販路於支那全國。是吉會路之成，則此新邱大炭礦，我不勞而可得之利權，至多足與撫順炭礦相呼應。且藉此大炭礦之勢力，而征伏全支那之工業，決非難事。單以新邱大炭礦而論，如以吉會路取其良煤炭於日本者，每噸至少亦有五元之利益；如用之以化學工業抽收其副產者，每噸至少亦有十六元之利益。蓋新邱炭質，頗合該炭抽副產之用，按每噸平均，如以十五元爲利益計，共可得二百億萬元之利權，此莫不因吉會路而副帶之利權也。其他如牡丹江流域之大金礦，亦可不勞而得，而我南滿鐵道公司

所得之利權，如吉林夾皮溝之金礦，以及其附近之森林，亦可依吉會路之交通，而開拓之也。

他如敦化地方之工業，如大小麥粟高粱等物，每年可產二百餘萬斤，酒釀場大小共有二十餘所，皆須仰我鼻息；而我商品之進出北滿，亦依吉會線之完成，而可急速突進也。其敦化地方，製油業有三十餘所，每年產油九十萬斤，豆餅可產出六十萬枚，而製粉條工場，亦頗多。按吉會臨路之貿易，每年可達四百萬元之巨，單以此數種之生產物，運費之收入，便可以償臭會路之經費而外，每年尚有二十餘萬元之純利，如合之木材新邱煤炭，及副產等物而論，此吉會路之收入，每年至少當在八百萬元以上。倘有無形之大利益者，則培養南滿鐵道，取得森林礦產商業等權，又大宗移民於北滿等是也。且可縮近我日本與北滿大富源之距離，借濟津至會甯，只三時間，會甯至上三峯，只三時間，豆滿江岸至龍井村，只三時間，即晨發日本海岸，夕可至間島中心地點，所謂六十餘時間，可能將北滿富源突破者，則吉會路之權能也。

琿春至海林鐵道

長百千十三哩，建設費二千四百萬元，此鐵道沿線左右皆是密林，爲欲培養吉會路之勢力，及開採北滿之樹海，及農鑛計，此線路亦必要之一也。且欲挽浦鹽斯德港之繁華，而就我朝鮮之會寧者，亦不得不急建此路線以抗之。最可卜將來之利害者，則河林以南敦化以北所在之鏡泊湖，待及會及琿海二路成後，則利用其湖水，爲水電之發生，以便控制滿蒙全土之農工動力，使支那之活動，竟不得如我電氣化之工業何，依南滿鐵道之調查，該鏡泊湖水之落差，至少亦可發生水電八十萬馬力，以此強大之電力，欲征服滿蒙之工業，可綽綽有餘裕，料其發電所之附近，終必大發展，我國因欲開拓此北之滿大富源，必須極力以進，如非修築琿春海林鐵道爲吉會路之培養，終必不足其富源運輸之用也，尙有支俄共節之興凱湖，亦可發生巨大電力，第恐支俄二國合辦以制我，我必須於本年國際工業電氣大服於東京之時，乘支俄不知不覺之間，提出發電所同一供電區域，不能設立二個所一題，以求國際承諾，以期制止支俄合辦興凱湖之電力制我也。尙

有王子製紙公司，在寧古培及海林驛附近，既得有木材之伐採權，是亦須鏡泊湖水電之速成，及琿海路之急成，方可保其製紙之大成功，以供我國內之製紙原料，亦可以製紙征服支那全國也。日奉天政府所計劃之吉林五常間鐵道，吉林奉天間鐵道，無不欲挽北滿富源，經葫蘆島或天津爲出港者，我則以琿海路培養吉會路之便，而可抑倒支那之計劃，挽其北滿富源於我朝鮮之清津港。我依琿海及吉會路，而運搬北滿產物者，其運貨比之支那線，可輕減三分之二，比之西比利亞線，可輕減三分之一，按此路如成，支那及赤俄之鐵道，皆不能與我競戰，其戰勝之榮冠屬我，皆可拭目以待。

對滿蒙貿易主義

滿蒙之貿易額，每年可有七八億萬元之多，均爲我國之掌執，而我取其富源，如羊毛棉花豆餅鐵等物之金額，居世界貿易之第二十位，此等富源，此後必定日進而無疑，然我對滿蒙貿易之盛況如此，爲何大連浪速町之家屋，暫歸支那人之所有乎？且爲滿洲工業之基本者，如製油業營口三十八軒之間，而我國人尙無一軒，安東二十軒之製油業

，我國只一軒，大連八十二三軒之間，我國人只七軒，以金數而比例之，我只占〇六，大多數皆執在支那人之手，是我之於滿蒙進出上頗爲可悲也。今欲挽回其利權，必須利用交通勢力爲堡壘，然後以成品販賣之貿易權，原料買入之採買權等，以干涉之，方可收其大權於我手，另用金融機關以助我國民之油業者，以期打倒支那工業油之退縮。如貿易之關係，如支那人，多數在我大阪川口町收買大阪製品，而擴賣於滿蒙，與我在滿蒙之商人，大開商戰，乃我國人因生活費之高，往往非厚利不能營生，從而販賣，竟大敗於支那商人之手。按奉天方面之支那商人，多在大阪收買高價劣貨，且輸送上又無有賢能人物，爲之集貨成數向我各船公司，或南滿鐵道求減其水脚，彼在大阪之東三省商人，所買入貨價，比我國人所採之價，至少須加一成，而東三省人所付我國船運及鐵道運費，比之我國人，每噸須加費二元七角。蓋採本如此之貴，尙可在滿蒙以賤價而打倒我商人，於此足證我國商人之無能爲也。尙有支那政府，對於貿易商皆不知保護，反之我政府對在滿蒙之商人，則極力保護，而以低利長期資金，借與我國商人，乃我商人尙

七類八倒，此亦滿蒙貿易上最可慨嘆之事。今後擬盡力擴張「共同仕入機關」，由各氣船公司及南滿洲公司，付與特大之運費割引，再由關東廳，及滿鐵通融其低利資金，以期戰勝支那商人，而可恢復我貿易權，進而可扶滿蒙特產品，以擴世界也。蓋掌管滿蒙特產品之販賣權，就是監理滿蒙財政，及貿易之第一步，然如欲名實相符者，我必須先取其滿蒙特產品之專賣權，以便培養我新大陸完成之政策，且亦可防避金弗國之亞米利加資本，侵入滿蒙之機會，而支那商人之活動，亦可利用特產品專賣之勢力以阻之也。

以大連爲中心建設大船會社以執東亞海運交通之大動脈與南滿鐵道海陸相呼應稱霸於太平洋

滿蒙特產物之吞吐港，雖有大連安東營口，而其中心點，無不居在大連，其每年出入之船隻，有七千二百隻，其噸數有一千百五十六萬五千噸，占滿蒙貿易有七成之多，其定期線有十五航路，多爲近海，按滿蒙諸海陸之交通，無不掌執在我手，而其特產品之專賣權，終來必可歸我掌執。斯時也，我則以海陸交通之便，又加特產品，探入及販賣

之盛，我且更盡力於海運事業之發達，以謀打倒安東，及營口二港之勢力，至中南支那各地，應消費之豆數巨多，皆可由我國一手而供彼。按支那民爲世界油食國民，倘有事之秋，我如禁止豆油，及豆類不供給於中南支那，支那全國民之生活，必受威迫，殊不知豆餅一物，爲產米之農肥，日支兩國之食料，耕作上最重要之產物，其豆餅之採賣權，及運輸權，如可掌執於我手，我則可以賤價之豆餅，以救我國內產米之用，更可把此附隨撫順及新邱之煤炭，抽收農肥，可以征服支那全國之農業，倘如有事之秋，我則禁輸豆餅及煤炭抽收之農肥與中南支那，其支那之食料及原料，必定恐慌而動搖，此爲新大陸之建造上，不可缺欠之手段也。他如歐美所消之大豆豆餅亦多，我如有專賣權，及海陸之運輸權以擴之，其世界各國，如欲利用滿蒙之特產，無不須仰我鼻息，此爲欲統一滿蒙之貿易計，不得不如此之施爲。蓋欲掌管滿蒙之貿易，必須有海陸整然之交通，方可以制支那商人，殊不知支那人，悉暫步我之後，而與我競爭，而支那人所興之帆船貿易，及油房等之事業，我國人則無力可打倒他，頗以爲憾。此後如我水陸交通之整備，則

以大資本而打倒支那帆船貿易，一面獎勵我國人，仍步支那人之後，設立帆船貿易及油房以補我不足。加之我國對滿蒙之開拓，自古以來，悉在滿蒙，設立工廠，利用滿蒙原料，而加工，因此支那民，悉窺探我國工廠內容，及學我新式之加工法，終而獨立，仍如我設立工廠與我競爭者，到處皆是，此乃我在滿蒙企業工業家欠失秘密，及豫防之罪。故按此後如欲利用滿蒙之原料，而欲加工製品者，悉宜直接運回本國精製，然後方可分輸於支那，及各國，一可救我國內之失業者，二可杜絕支那民，不能如洪水流入滿蒙地帶，三可使支那民，不能學我新式工術，而如本溪鞍及山之鐵，及撫順炭等。亦宜運回本國，加工夫，如是則海運之擴張，益感其大必要。故擬擴張大連船公司，由政府通滿鐵，助其低利資金，按明年中先完成，五萬噸之新造船，以充遠洋航路，而可執東亞交通大運脈，況陸之有南滿鐵公司，又有我政治範圍之滿蒙，巨大特產物可運搬，依經濟上之鐵，則堪信大連之海運擴張，必可期其大成功也。

金本位實行

滿蒙雖爲我國之範圍，其法貨皆以銀爲本位，與我國之金本位，往往抵觸，其利害我國民之於滿蒙，不能極度發達者，皆被銀本位所累也。然支那政府，堅執元銀爲本位，而我金本位受害如左，是故不能確立我殖民地經濟之基礎，不能期待新大陸之完成。

一，我在滿蒙民所投下之資金，皆由本國之金本位金票，帶去至滿蒙，欲投下之時，不論生活用，或工場建築材料之買入，或給發工金等，皆須換支那大洋票，以用之，如銀高時，帶往投資，而銀價下落之時，則所投下之資本金，必因銀價下落，而損失，常有十元金票元本，不出五日間，而損失至八元之額，不啻爲投機之事業，不然就是賭博的之生利機關。加之初帶十萬元金票，往滿蒙投資之人，因事業擴張之關係，更向銀行借款十萬元，共二十萬元，金票元本，投下滿蒙，不幸事業基礎將成之時，忽然銀價下落，二十萬元金票之資金，忽變爲十五六萬元之實額，因此放資之銀行恐懼而催討，以致事業半途因銀價而失敗者，到處皆是。

二，支那商人，唯以銀本位爲商賣之計算，不論銀價如何起落，彼皆不受影響，是故

其帆船之貿易，頗爲發展。然支那人之金價，與銀價之料算，雖非專門智識，每戰無不勝利，此乃支那人獨特之天才，故我國民，益受銀本位之苦，雖有水陸交通執掌之權，如我國及有金融業者之後援，如我國商人者，無不爲銀本位之關係所累，故中南支那所消用之豆及豆餅等，皆爲支那帆船貿易所操縱，不許我國人步入其範圍之內，從而不能征服支那全國。

三，如以銀大洋爲本位者，支那政府可以擴發紙幣，而反阻我國金票之進展，從而我在滿蒙之銀行，不能爲國家助成其使命。

四，滿蒙如可完成施行金本位者，我國金票可以自由擴張，藉我金票之信用，而廣探各地特產，使支那銀票不能高廣信用，自然無力可與我經濟競爭，則全滿蒙之金融，自不求而落我國之手。

五，東三省官銀號，交通銀行，殖邊銀行，廣信公司等發行之銀本位紙幣，共有三千八百萬元之多，其準備金，皆以家屋或什器等估價爲百三十五萬元，以作三千八百餘萬

元之紙幣發行準備金，足見支那紙幣，皆不能信用，因其奉天政府之極力強制，維持金融，市面故得通用至今日。蓋支那銀票之紙幣，信用如不倒，則我國金票之於滿蒙，永無發展之日，我欲壟斷滿蒙金融，更爲遼遠，而東三省政府，則藉其政治勢力，益增其無價值之不換紙幣，在滿蒙各地買占蒙古特產，如大豆，豆餅，小麥粟等，無不被東三省政府買占，而威脅我國，既得利益，而彼東三省所用不換紙幣買占之特產品，賣之時，皆換我國之金本位票，以秘存，而欲攪亂我在滿蒙之金融，甚至於欲破壞我在滿蒙特產之取引權，因此我國之金票，益無發展之日，滿蒙金本位之實行，益不能期待。

依以上等等之關係，必須打倒其不換銀票之假面具，使其政府無有實力，可買占滿蒙特產之時，其實權當然屬我，我則藉此而擴張金票爲本位，以期壟斷滿蒙經濟，及財政，進而迫東三省當局，聘請我國人爲財政顧問，以好操縱其金融，及財政，打滅彼奉票不確實之力，而用我金票爲本位以代之。

第三國際投資於滿蒙之歡迎

日本帝國主義陰謀下之滿蒙

我滿蒙之地盤，不要第三國際之投資者，此乃累代內閣以來之政策，無如華盛頓之九國條約，係機會均等主義，故昔日國際財團成立之時，許我滿蒙除外，然似乎與九國條約，有些抵觸，從之國際間益爲張眼疑我，使我每欲勇進於滿蒙，而受世界之疑視，不如藉機會均等問題，將需大資本，方可施爲之民生事業，如水電動力，或曹達工業等，歡迎外國投資，以期藉歐美雄大之資本，而爲我滿蒙發展之培養，一面可藉此而拔除國際之疑視我，方可以無遠慮，向新大陸造成一路直進，亦可以此誘引國際，承認滿蒙爲我特權地之事實。凡此後不論何國，如欲投資於滿蒙者，我必須進而歡迎，切不可徒任支那政府與債權國，自由行動，因欲使國際共認滿蒙地帶之政治，及經濟之實力，皆執在我手，故我國不得不干涉，而自請分負其責也。此爲外交慣例之造成，頗爲重要之政策。

南滿鐵道公司必要變更其經營

南滿鐵道公司者，乃如昔朝鮮統監之代用物，我國之欲新大陸造成，對南滿洲鐵道經

營，必須變更，以便突破今日之難局。蓋南滿鐵道公司之使命，多且大，故歷代內閣，無不與政治變遷，而同其進退。因此內閣之變遷，往往禍及滿蒙。且南滿鐵道之一舉一動，往往而累及內閣，皆因南滿鐵道之組織，雖爲半官半民，其實權皆操諸內閣之手，是故每每欲發展於滿蒙之時，國際間每不以南滿路道公司，爲一經濟公司，而竟看作政治的純粹機關，故每以華盛頓九個國條約之利權，而箝制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行，因此頗損失帝國前進之利益。更就自國之內情而論：我南滿鐵道之事業進行，在滿蒙有關東司令官，大連長官，總領事，蓋爲四頭政治，必須在大連先互相交換其意見，往往事業竟不能機密，而被東三省爲政者所知，從而極力防避我南滿鐵道公司之進行，至於問題，欲於東京最終解決之時，往往因外交鐵道大藏陸軍等大臣之意見差違，致阻其計劃進行。故現內閣，首班兼攝外務大臣之重責者，雖知不能勝任，因權進出滿蒙計，不得不兼外務大臣。以保其政策其秘密，及圓滑，而期對滿蒙政策之達成。藉此種種之不便，故擬南滿鐵道公司，根本變更，將其南滿鐵道公司之副帶事業中獲其利多利大事業，

悉數提出，爲獨立公司，暗附南滿鐵道公司之勢力，而急進滿蒙；一面將南滿鐵道，全般另招支那人，及歐美人投資，完全行使鐵道事業，而資本全額，我國執掌一半以上，以便持執其實權，爲帝國使命，而猛進。總而言之：藉國際資本家之投資，於南滿鐵道公司，以期混淆世界之耳目，而我乃可任意猛進滿蒙，以防九個國之條約制我，亦可利用外資，以便培養我國進出滿蒙也。至於滿蒙鐵道公司所執重要之附帶事業如左。

鋼鐵問題

製鋼事業之盛衰，關係國家之強弱頗大，現各國對此，莫不爲重要問題。然我國對鋼鐵問題，尙未能解決者，因乏有原鐵所致，從來我國中揚子江流域，及南洋馬來半島輸入以給自國之用。豈料滿蒙地方散在之鐵礦，依參謀部之實地密查，知有非常級額之鐵礦在焉，其總推定量，至少亦有十二億萬噸，而南蒙鐵道所經營之鞍山製鐵所，初因技術未甚熟練，故每年損失，均及三百萬元左右，後乃僱聘獨逸技師而研究之，得發見新技術，及製鋼經費節約方法，故於昭和元年度，只損失十五萬元，至昭和二年，至

少亦可得利八十萬元之譜，如改良其新式之製鋼爐，每年至少亦有四百萬元左右之利益，如本溪湖鐵礦，其成分頗佳，按終來如得其機會，仍欲使之與滿蒙之鞍山合併，以救我國鋼鐵自給自足之幸。按滿蒙之鐵，有十二億萬噸，幸有煤炭，亦有二十五億萬噸，（此即撫順本溪新邱等大煤礦，及我勢力範圍內之煤礦統計額）此二十五億萬噸之煤，足可精練十二億萬噸之鋼鐵之用。夫如是，我日本得有如此大量之鐵及煤，則我國七十年間之鋼鐵，可以自給自足，而可免仰鼻息於他國。更將利權而計算之：按採鋼一噸，我至少亦可得利百元，此三億五千萬噸之鋼鐵產生，我國可得利益金三百五十億萬元，為國家經濟上而論，豈可謂不大乎。且可防過他國輸入我國之鋼鐵每年一億二十萬元之多，即產業立國之第一步。且我國之勢力範圍地內，如可產鋼鐵以自給自足者，則我日本欲為世界第一國之要素成矣，終來則取滿蒙之鋼鐵，而可以東侵西進，故此製鐵事業，必須獨立，與滿蒙分離，以便統一滿蒙產鐵，而避支那阻害我國鋼鐵之自給自足也。

煤油問題

煤油一物，亦我國最欠缺之要品，是亦立國上最重要之要素，幸我所有撫順煤鐵之層岩，含有油岩之量共有五十二億噸，此油層岩，每百斤可抽煤油六斤，如再加用米國之精製以製之，每百斤得九斤之精油，以供自動車及艦船燃料之用。現時我日本每年由外國輸入之鑽油約七十萬噸，估價六千萬元，尙且年年增加，按撫順油層岩五十億萬噸之額；如以○五最少而論，亦可得煤油二億五千萬噸；如以○九得油而論，可得四億五千萬噸。按平均以三萬五千萬噸得油每噸利益十五元而論，此撫順之油岩層，可得五十二億五千萬元之利源；真可謂我工業界之大革命，而有益我國之國防上，產業上，極爲重大，按滿蒙鋼鐵及煤油，既可爲我所有，則我國之海軍陸軍等一進而爲全城鐵壁。夫滿蒙者乃我日本之心臟云云，誠不虛言也。爲皇基綿綿計，真可慶賀之至。

硫安農肥其他問題

農肥者，爲國家食料政策上最重要大問題，如化學農肥者，皆以煤炭所抽收之硫安爲原料，而撫順煤炭，最合硫安抽收，如我國每年應消之硫安五十萬噸之中，由我國內設

立工廠取開灤或撫順煤炭爲原料而自製者，只有二十五萬噸之產出，餘不足二十五萬噸之硫安，皆由外國輸入，每年流出國幣額及三千五百萬餘元。按我國農產日盛一日，又有滿蒙之新大陸耕地，尙待我國人之奮力及手腕以發展，卜此十年內，我國應消之硫安，至少亦須一百萬噸以上，況滿蒙之鐵，我欲取之而練鋼，又須以撫順煤炭爲燃料，次可於應棄之烟收起面抽收硫安，不啻一舉數得之事業，按每年如產硫安三十萬噸，我則可得利益四千餘萬元，如以五十年平均而計，此項利權，可值二十億萬元之巨，又可爲我國農業發達之助，且如有餘剩者，亦可隨帶豆餅而征服全支那及南洋各地之農業，故此項事業，必須獨立經營，與南滿鐵道，完全分離，以便操縱東亞農肥也。

曹達與曹達灰之事業

我國每年輸入曹達灰之數量，既達十萬噸，其價格亦有千萬元以上，蓋曹達及曹達灰，乃軍用上工業化學上之重寶，其曹達之原料，皆食鹽及煤炭而已。至鹽與煤二物，爲滿蒙至多且賤價之產物，我如設廠自製，不但可防遏外貨之輸入，又有餘裕可以擴賣支

那，以期壟斷其工業之要品，此項事業，如每年按最少以千五百萬元生利，以五十年而計算之，可得之利權，有七億五千萬之多，又可使我軍用化學工業原料之自給自足，此項事業，亦必須獨立，與南滿鐵道分離。

麻達勒篩脫及輕銀（弗格西紐姆）事業

此麻達勒篩脫及弗格西紐姆事業，依南滿鐵道及東北大學本多博士之調查，而發見非常有望之事業，麻達勒篩脫者出於大石橋附近，輕銀者出於烟台附近，現查其埋藏量，爲世界有數之鑽額。按麻達勒篩脫一噸，價值二千餘元，輕銀者，每噸價值一千七百余元，其滿蒙所埋藏之額，概算七億五千萬元之價值，此麻達勒篩脫及輕銀者，在飛行機軍用飯盒醫療器及其他工業上最重要之原料，世界唯米國產有此微，我國每年只可產區區一頓餘而已。現世界中，對此輕銀類之消用，日多一日，故每有不足之感，其賣價日高一日，似乎不知其底止，我滿蒙地內產有此數礦物，不啻上天欲惠我日本之幸福。按此珍貴之產物，爲國防上工業不可缺乏之原料，故欲分離滿州鐵道而爲獨立事業，其

製造工程，在欲運回原料鑛至我內地精造，以避奉天政府著目，亦可暗藏其高貴品，而免招搖英米資本家之虎視眈眈待我，與東三省政府交涉有確實之實權後，即在鴨綠江流域設立水電事業以充精練此等輕銀類之用，且卜終來飛行機之發達，世界應用之飛機材料，必須仰我鼻息而無可疑。

依以上之事業，如使之獨立，則可以勇往直進，而我可獲得之利益，概算可有六百億萬元之多。按南滿之產業，可助我國防及經濟者實多且巨也。南滿產業，可爲我國貢獻如此，我國亦即可因之而達產業立國之根本矣。除此以上事業而外，如文化施設等之事業，如病院學校或慈善團等之事業，此乃我國威顯揚之機關，更進而言之，則利權取得之餌，故亦須與南滿鐵道分離獨立，以便重整而勇進北滿地方，以便謀取北滿之大富源。

依以上重要之有形無形事業，抽出獨立，以便單獨行動，而不受關係各監督官廳之干涉，終必合流爲帝國利益之一路，且可藉經濟會社以突進，而免受國際外交之疑視，亦

之受利益，從而國際之間，必然不欲干涉我國向北滿蒙古而突進。蓋南滿之支那移民日多，其支那之財政及國防因之日固，且商租權尙未確實，使我國移民無有插足之地，果有外交爲之後援，則使我移民有插足之地，因我國民之生活程度過高，不能與山東移民敵對，故此後之南滿進出，皆須以資本主義爲前鋒，方可壓倒支那。因此，益須利用外國資本，方能爲我新大陸之發展，殊爲北滿地方，爲滿蒙富源之寶庫，且爲支那移民亦不能及之地帶，故我國必須乘此時機而突進，盛爲獎勵移民，及急取其利權，以便制支那移民之機先。按我滿蒙新大陸如欲造成，必須獎強大之移民於彼地，且有敏捷之交通以附之，方可拓取其富源，亦可爲我移民之後援，殊如赤俄與支那之軍備，日進一日，且地理上之關係，與我利害，悉皆抵觸，我如欲實行攝取北滿之大富源，培養我國繁盛，進而造成新大陸，以完明治大帝之遺策者，必須先以移民於北滿，以便鎖塞俄支之親密連絡，而取其富源亦可制赤俄之虎視而壓支那之制我也。如一旦有事之秋，我北滿移民一進而可迫南滿，與南滿之軍兵移民，互相呼應，而定滿蒙大業，萬一如須堅守滿蒙之

時，我則以我北滿之移民而取北滿之富源，以供我滿蒙軍及內地食料原料之用也。蓋北滿地方與我利害關係如此，我此後之對滿蒙唯向北滿一路直進而努力我既定之積極政策而後已。且南滿地方，須用資本主義者，則藉外資以助我以進行，亦可以緩和各國對我北滿猛進之疑視，法之妙策之優者，莫如南滿鐵道之組織變更，歡迎外國資金之投下也。

拓殖省設立之必要

我對滿蒙之經營，多樣多枝，往往主管官廳，意見不能一致，從之異論百出，雖爲國家有益有利之事，亦不能捷速以進，從之而破我對滿蒙秘密進行，而被奉天政府拾之爲宣傳材料於國際以爲中傷我國之用，頗爲帝國之大不利益。凡在滿蒙欲進行一事，必須於大連經過數十次之調查，及會議，在滿蒙四頭政治之同意，方得見諸實行，且須得內閣之議決，方可生效力，因有如此種種之困難，往往欲施一事，須經年累月，方可得其面目，而在施設欲定之期間中，因奉天政府，在大連方面，買收我國浪人頗多，專以盜探我國對滿蒙施政爲目的，故往往事尙未實行之前，既被支那所知，隨入世界之耳，忽

以各國之輿論制我，我國對滿蒙之施政上，受如此之苦者，一而再，再而三矣。又加反對黨每在滿蒙方面所查知之事，往往持出中央，而作反對材料，如此之行動，爲我國外交上最不利之現像，殊如我國之對滿蒙，此後必須變更其主義，以期勇往邁進，是故其施爲之中心點，必須集中於東京，第一，可以保守其秘密，第二，可杜絕支那政府探我國之進行，第三，可避事前被各國疑視，第四，可以收束滿蒙四頭政治爲統一，第五，可保內閣與滿蒙關係官廳之接近，及可溶冶爲一爐，以便全力對待支那。因有如此種種之利害起見，仍依藤及桂太郎合併朝鮮之主旨，設立拓殖省，以專管滿蒙進取之事務，特以臺灣及朝鮮樺太等殖民地付之管掌爲題，其實務，仍以滿蒙進出爲目的，以期淆混世界聰明，亦可防遏國內不統一之暴露。細思朝鮮合併之時，而不能實行於伊藤統監時代者，因乏有統一的之專管官廳，故凡事無不意見多歧，從而不能秘密，隨惹出國內之不統一，以被國際及朝鮮國等干我阻我，後乃由我伊藤及桂太郎等派出多數宣傳員於歐美及朝鮮，宣明我國對朝鮮確保其獨立。雖寸土亦無野心，於是國際之疑

問方釋，及後乃特設拓殖省以掌管臺灣爲題，密攫其機會，方有一氣而成之幸集。故殖民及移民之經營，依今日之現狀，非設局專管不可。且滿蒙新大陸之造成本立國上至重且大之問題，故必須設立拓殖局，以專管其事，使其滿蒙政治中心點而集東京，其在滿蒙駐劄之官憲，只命其依命活動，使伊等不能在滿蒙隨地而干涉施政之計劃，自然可以保守其秘密，對手國亦必無能力可在我東京探知我拓殖之內容秘密也。夫如是，我對滿蒙之一舉一動，其國際之輿論，必無有材料可先制我機先矣。至於南滿鐵道公司所分離獨立之各事業公司，勸業公司，土地公司，信託公司等之經濟會社，其監督施設權，仍執於拓殖省，以便合流統一，助帝國滿蒙進出之根本政策，以期達到新大陸完成。

京奉線沿岸之大凌河流域

此大凌河流域浮地頗廣，是亦馬賊之淵藪，我朝鮮民投資於此頗多，而開墾爲水田者亦巨。按此地方之廣大，料終來必定繁榮。且我國如欲進入熱河地方，以此大凌流域爲立

脚地，頗爲利便，終來此地方之朝鮮人，移住我國，必欲極力以保護之，容有機會之日，向支那政府交涉其開拓權，以期容我移民於彼地，而作熱河及蒙古進入之媒介。萬一有事之秋，我大凌河地盤，可以駐大軍，以杜支那軍之北上，不啻爲南滿之鎖鑰，是亦一大利源地帶。至朝鮮民欲進出大凌河流域之時，我則利用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機關，以盡量融通其資金，其實質之土地所有權，仍置於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之手，而滿洲住在之朝鮮人，只擔任其耕作之權而已。如論其表面上仍以朝鮮人爲土地所有權者，因對支那政府利權取得之便利計也。此後我國移民或朝鮮人等，如於滿蒙欲獲取土地之時，皆以信託公司或金融組合或銀行等爲彼等之後援，如向支那人購耕土地權時，應需之資金，亦可由此等之金融機關爲之後援融通，容待不知不覺之間，我則擇其善良之水田，用經濟的取之，以與我國之內地移民，更驅使朝鮮民再開拓生地原野，以備我國民移住之便利，此乃水田之豆類開拓之積極政策，而對於牧畜政策，則另以勸業公司爲專門牧畜機關，以便得寸進尺，收集其畜產，而供我國之自給自足；他如軍馬之放牧及

播殖，則仍以勸業公司，抑或另設別動隊，進入內外蒙古，大爲播殖，以充我國防用馬之完備。

對支那移民侵入之防禦

近來因支那內亂，而支那民爲萬馬騰奔之勢，流入滿蒙，從而危害我移民之進展，因爲我滿蒙之進出計，不可不防避之也。加之支那政府，對此移民之流入，似乎大爲歡迎，故不設法防避，因此益使我國對滿蒙政策受其威迫，且有美國有名之支那學者拉因斯克夫氏曰，以奉天政府爲仁德佈政，以故四海負其子而從之，並指孟子之移民政策，謂主發政施仁，天下無不欲耕王之土，無不欲商王之市，無不欲仕王之官云云，是以國際依照支那移民歷史，頗以移民多數流入奉天爲奉天政府仁德表現之證據，最有利害之我國，如不設法以除驅之，不出十年後，我在滿蒙之移民政策，反被支那拓之爲驅我政策，故定於可到範圍內，利用我警察力以挾制之，而資本家一方面則利用工價降下以驅之，一面則擴張電動力及水電力以代勞力之用，不但可避支那移民之侵入，並可把持原動力

之勢力，而可潦倒滿蒙之工業界也。

病院及學校之獨立經營對滿蒙文化之充備

此項問題，必須絕對獨立，切不可與南滿連絡，蓋因此東三省民，每以謂帝國主義之機關，從而不欲就我範圍，故須獨立經營，方可使東三省民知我國之施恩，能自思念而報我，（中略）唯學校之施設，此後按擴張施設男女師範學校，以期薰育支那教育人才，而造成東三省民永遠興國之根本，此乃文化施設之第一要義。（以下略）

日本帝國主義陰謀下之滿蒙

五八

